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品花寶鑒  
第五十八回 奚□一主僕遭惡報 潘其觀夫婦鬧淫魔

話說眾佳人怡園一敘，正如群花齊放，百鳥爭鳴，香留數日。後來彼此唱和了許多詩，傳為佳話。這回又有幾個下作人，做幾件下作事出來。卻說奚□一選了廣西一個知州，是個極苦的地方，□分不樂，心上想告病不去。又因近著他家鄉，且菊花是廣西人，借此可以回家看看，因此竭力唆成。奚□一近來得了家信，洋行倒了，鹽場又為海水沖了，家事不好。又聽得老太翁得了腿疾，也要告病。又想家內兄弟都已回去，也輪不到他作主，不如且到廣西走走，看看局面怎樣。但此時已經盤費全無，而且又欠了潘三四千銀子，急於要還，日來催逼，把個揮金如土的奚□一鬧得走頭無路起來。潘三是個大帳局，一天之內往來的保家不少，聽說奚家的洋行倒了，鹽場漂了，人口如風，已傳遍了。

別的帳局更不用說。奚□一竟至告貸無門。思前想後，不得主意。此時□月天氣，日短夜長，日裡在外頭張羅，夜間開了燈，惟以吃煙為事。吃迷了，睡著不醒。一連幾夜，把個菊花熬得清水直流。且自三月內修腎之後，雖然壯觀了些，其實不中用。

一來疙疙瘩瘩，皮肉粗了，而且周圍不甚平整，兼之頭重腳輕，雖見頭腦淨淨，其實根株疲軟，只好停頓多而縱送少。菊花才二□幾歲，火盆似的，如何能常吃那粗糲東西？一日，奚□一帶了胡八出門去了，與唐和尚商量。一輪晴日，滿照明窗，菊花梳了頭，好不納悶。無意之間到外邊來散步，走到跟班房門口，見關著門，裡面有笑聲。菊花輕輕的在門縫裡一張，見春蘭彎著腰在炕邊，看有四隻腳站在一處。菊花一見，即把袖子掩了口，聽巴英官說道：「你倒會長，怎麼他不會長，總是這樣的？」春蘭道：「也覺長了些，沒有你的長得快就是了。你人雖短，他倒長呢，與老爺的差不多了。」英官道：「老爺如今的還不及我了。」說話之間，兩人的腳步又翻了轉來，在前的此時在後，在後的忽又在前。菊花看得軟洋洋的，牙齒咬得紫喇喇的響起來，心中受不得了。欲要罵他們幾句，又不好意思，只得回房。心裡想道：「倒不料這兩個小狗□的也會鬧鬼。人還嫌我說兔子不起陽的，誰曉得一爐的好燒餅。既然會這樣，那樣想必也會的了。」想得臉紅紅的。老婆子送了飯進來，菊花吃了飯，開了燈。忽然將那枝槍看了一會，把雙指圍了一圍，足足有一虎口粗細，放下夾在腿間，把煙挑了一盒子出來，剪了燈煤，慢慢的一口一口吹了幾口，星眼朦朧的像要睡著。覺得有人伏在他身上來，親了一個嘴，慢慢的睜開眼來，見是奚□一回来了。菊花笑了一笑，只見奚□一臉有笑容，就到那邊躺下吹煙。菊花問道：「你今日為何回來得快？」奚□一歎口氣道：「人情勢利，早知如此，我若省儉些，非但不欠帳，而且還有餘，何必要受人這些氣！今日若不是唐和尚、張仲兩做保，這潘三准不肯借錢，還要逼還欠帳。就是潘三，他也借過我的錢，我何嘗要過利錢？不料此時將對扣的帳來借給我，你想，這個交情可歎不可歎。我本來零零碎碎使了他三千銀子，他如今加上利錢，就算四千。再借給我二千兩做盤纏，就要我寫了一萬銀子的欠票，到江南太爺任上先還五千，到廣東再還五千。他叫兩個伙計同了去，我此時無法，只好依他。到了江南就好了，能一齊還了便更好，省得一路供養他們。帶著兩個帳主回家，也不好看。」菊花道：「那個潘三原不是個東西，怪不得人家要搥他的屁股，我就恨他那個討人嫌的嘴臉。」奚□一嘻嘻的笑。菊花道：「銀子呢，拿回來了？」奚□一道：「拿回來了。」菊花道：「我聽得有個九香樓是相公們新開的，賣些花繡東西，你與我買一樣東西。我要兩雙花袖，一雙要刻絲的，一雙要拉鎖的。」奚□一道：「我們此去，正在蘇州路過，到蘇州去買罷，這裡也是蘇州來的。」菊花道：「我要他們這個，九香樓有的是內造貨，什麼王府裡賞他的，蘇州也不及他好。」

我要買也要不了多少錢。」奚□一也知道這個舖子是袁寶珠、蘇蕙芳等開的，卻因近日心緒不佳，沒有去逛。如今有了盤纏，明日借此可以逛逛，便答應了。

奚□一忽從懷中摸出個紙包看看，重又揣好了。菊花問是什麼東西，奚□一道：「寶貝。」菊花道：「給我瞧瞧。」奚□一道：「停一停，用的時候給你瞧。」菊花笑嘻嘻的一骨碌爬了過來，伏在奚□一身上，在懷裡掏了出來，解開一看，是幾條白綾帶子，便道：「呸，這個寶貝！用也用了幾□條了，不見得什麼稀奇。現在還有幾條存著呢。」奚□一道：「這個另是一種。你不信少頃試試，就知道好了。那個是兩吊錢一條，這個是二兩四錢銀一條呢。他說用得省可用一月，用得費也可二□天。」菊花笑道：「一月用一回就可一年了。」奚□一笑道：「大約與你用不過□天也就算了。」菊花道：「稀罕這些東西，這是你用，你怎麼說我用呢？」奚□一道：「那人說遇著乾的，就可多用幾回，遇著濕的，幾回泡透了，藥性也就過了。」菊花把奚□一嘴上擰了一把道：「你這個倒是乾的。」便靠在奚□一身上，把帶子理了一會，將一條紮在指上，擦到奚□一嘴上，格格的笑。奚□一見他騷極了，便從荷包裡取出一樣東西，望嘴裡一放，叫菊花倒半杯燒酒來過了，又吃了□幾口煙。菊花道：「你這煙也應夠了。」撲的一聲，吹滅了燈，轉身關上房門，兩人索性脫光了，蓋了被。奚□一將綾帶紮上，不多一刻，發起性來，果然與往常不同。入了數，菊花覺得美滿異常，心中大樂，放出本事來，節鞭箠米似的，搯了一會，搯得奚□一藥性大發，如狗跳一般，呱呱嚙嚙，淫聲如吼，少頃便將菊花搯得難受。將有半個時辰，菊花已過了癮，奚□一更加勇猛，菊花已覺乾澀，便要將他帶子解了，偏又紮得緊，被水浸透，再也解不開。奚□一爆漲如裂只得頂緊了，尚覺好些。菊花兩眼發紅，雲鬢灑散，又支持一會，說道：「燒乾了，起來罷。」奚□一道：「起不來。」菊花道：「好人，饒了我罷。」奚□一道：「你以後還笑我不笑我呢？」菊花道：「我再不敢笑你了。」

奚□一知他難受，便把腰一弓，頭到門口，忽然如針刺的一疼，急拔了出來。菊花坐起，披上衣服，道：「這帶子怎麼這般利害？」奚□一道：「你裡頭怎樣的？」菊花道：「起頭甚好，後來便如炭火一樣，直燒到心裡來。方才你吃的什麼藥？以後不要吃他了。」奚□一道：「太吃多了。那賣藥的說只要用一丸，我倒吃了三丸。但不知什麼意思，漲得我那龜頭上也很疼。」菊花揭起被來一看，覺比從前大了一倍，與那根煙槍一樣粗細，頭上亮澄澄的，周圍起了一條紅線。

便把綉子與他抹了，將帶揭下，尚覺挺然可愛，又把雙指在頭上圍了一圍，贊了幾聲。奚□一道：「你拿半杯涼茶來，解了藥性罷。」奚□一喝了一口茶，漸漸的收了，穿衣起來，一夕無話。

到了明日，早飯後，奚□一即拉了姬亮軒，坐了車，巴英官騎了馬，到了九香樓。奚□一下了車，見是大門裡面豎著一塊屏風，兩旁放著金字招牌，一塊是收買秦漢唐宋古玩書畫，一塊是發賣蘇杭花繡衣料，一切洋貨俱全，還有一塊是內看金珠寶玉、四時花卉。此時那九個名旦均已出班，內有未滿師者，也是寶珠、蕙芳公同幫他們出了師，一齊搬在裡頭居住。裡面有個花園，園裡也有幾□間房子，九旦就住在園裡。將一所正樓名為九香樓，園即為九香園。

奚□一、姬亮軒走進了大門，見門房兩人站起招呼，一個便引他們進了二門。見上面是五間正屋，兩邊廂房。到了那東廂，便有個伙計出來招接，衣冠楚楚，相貌文雅，五□餘歲年紀，請他們坐了，問了姓名，即有人送上茶來。奚□一四下張望，並不見班裡一個，便問那人道：「這班掌櫃的都不住在這裡麼？」那人道：「都住在這裡，後面有個花園，總在園裡住。老爺要用些什麼東西？若要花繡綉緞，請吩咐要什麼顏色花樣，就取出來。這東廂房是看花繡綉緞，西廂房是看洋貨，正屋看書畫，後樓是看珍玩珠寶。若要看花卉並上等的古玩，請到園裡去。」奚□一道：「我都要請教請教。」先將菊花的東西點了出來，果然精緻，價也不昂。又要了些零碎東西，共花了□金。便要看看古董、花木，即同亮軒走到中間正屋來。從人揭開簾子，見是兩面大玻璃窗，屋中擺設精雅，名人書畫掛了好些。兩邊是畫櫥、書架，還有些陳設古玩。那個伙計叫了一聲：

「烏大爺！有客來了。」聽得屋後靴聲雌雌的，走出個人，醒不醒、睡不睡的模樣，穿一雙舊皂靴，歪著膀子，踢將出來。

姬亮軒一看是烏大傻子，烏大傻作了揖，請二人坐了。

奚□一道：「你在這裡掌櫃麼？」大傻笑道：「閒著沒有事，他們要我過來幫同照料。」姬亮軒從前打茶圍上了大傻的當，後來已經說明，大傻倒說得好，我回去取錢來，你又走了。

又說他那日晚上，還給了他們□幾吊錢，亮軒似信不信的。後來伍麻子即跟了長慶的媳婦回揚州去了，此話絕無對證。三人講

了些閒話，奚□一便問大傻子，那些相公在什麼地方。大傻道：「今日就只王蘭官、蘇蕙芳在家，其餘都出門去了。」奚□一道：「我要看看花，你同我們去。」大傻便領了奚、姬二人，從東邊進了一重門，見是一帶遊廊，假山層迭，花木扶疏，大大小小盆景有幾千盆，有樓有閣，有臺有池，甚是有趣。來到一所正樓之下，見有冷金箋寫的一匾為「九香樓」，是殿元公手筆。奚□一與姬亮軒在滿園逛了一逛，見池子邊盡是些楊柳、芙蓉，還有些菊花，中間也有一座小橋，對岸一個坐落，聞得裡頭有歡笑之聲。奚□一問道：「那邊是誰？」大傻道：「那邊就是王蘭官的住房。今日田狀元與史翰林在這裡。」奚□一就不便過去，在池畔站了一會。見那邊園門口走進一人來，穿著新衣、新帽、新靴，手提著馬鞭子，昂昂的走上了小石橋。

見他才二□幾歲，好生面善，想了一想，像是從前潘三那個趕車的，如今體面多了。那人一見了奚□一，低著頭過去。大傻子道：「你應認得這人。」奚□一道：「好像潘三從前那個趕車的一樣。」大傻道：「可不是他？如今他靠著他女人的福，不趕車，做了狀元公的家人了。」奚□一逛了一會，重到九香樓下來，園中有許多灌園的澆灌花木，還有幾個紮花匠修剪花樹，與那小使們川流不息。奚□一道：「好地方。可惜他們都不在家的，又遇著有客。不然喝個酒兒很好。」大傻道：「歇天等他們都在家時，我做個小東，請你二人來坐坐。你們也就要出京了，到廣西去要見這樣腦袋是沒有的。那裡的班子盡是些湖南、貴州人。」亮軒道：「其實有兩個在家，也可叫一個過來陪陪。」大傻不言語。奚□一煙癮來了，見這樓下頭鋪設得甚好，想開燈吃煙，就可等他們回來。煙槍是帶著的，就少盞燈，問大傻道：「你去點一個燈來，我要吃兩口。」大傻想了一想，道：「這東西只怕沒有。」便踢到紮花匠處，借了一個舊木盤，油膩灰塵積有半寸，盤裡合著個茶杯，放著一個瓦燈盞。大傻點著了，捧了過來道：「將就用品罷。」奚□一道：「怎麼這樣傢伙？我用不慣，換了好的來。」大傻道：「要好的卻沒有。」亮軒道：「你們賣洋貨，玻璃燈與那洋磁、洋鐵盤子是有的，拿一副新的來用一用就是了。」大傻怔了一會，只得又去問伙計們借了一副乾淨的來。奚□一躺下便吹，亮軒、大傻也來擠在一堆。

忽聽園裡有人鬧起來，大傻子留神細聽，聽得罵道：「那裡來得這個小雜種兔崽子，將這金橘摘得乾乾淨淨！」又有一人罵道：「不是那個小狗□的？連那佛手也摘了兩個。」就聽得大鬧起來，有個小孩子聲音亂罵亂嚷的。大傻子走了出去。奚□一懶的起身，但聽得像巴英官的聲音與人嚷鬧，便叫亮軒出去看看。見一叢人圍著，走上前，見英官揪住了一個人，那人把馬鞭子打了他幾下，英官號啕哭罵道：「你罵我兔崽子，你是驢崽子！將老婆的□去訛錢，訛到了手，如今要充二爺了。」

罵得那人氣極了，又打了他幾下。烏大傻連聲勸解，亮軒也上前說道：「他是個孩子，你怎麼動手就打？」那人道：「他先來揪住了我，要打我。我們才買了兩盆金橘，兩盆佛手，要抬回去，被他摘得乾乾淨淨，氣人不氣人？問問他，他開口就罵人。」那邊蕙芳、蘭保都出來看，卻不認得英官，也不認得姬亮軒。

奚□一聽了許久，忍不住出來，見眾人勸開了，但心中甚怒。望見芙蓉花外站著兩個玉人，認得是蕙芳、蘭保，覺得光輝相映，不覺涎垂起來，便說道：「你們這些相公好不講理，怎麼無緣無故的就打起人來？」蕙芳一看，認的是奚□一，便拉了蘭保進去了。奚□一大怒，他也不管有客，便闖過橋去，亮軒跟著。大傻子一想這事情有些不好，便把燈收了，自己躲起來，免得帶累他受氣。奚□一走到屋子裡，見殘肴滿桌，不見一人，明知他們躲了，心中更怒，拍著桌子嚷道：「走個人出來！」不見答應，奚□一又拍桌子罵道：「好大的相公，見了人都不理麼？雖然出了班子，總是小旦。兔子變得成狗麼？」

聽得裡面有人說道：「你們就出去見他，怕他怎麼？這個無恥下作的東西，打了他也不要緊。」奚□一大怒，即將桌子一掀，碗盞砸了好些，大罵起來，裡頭也大罵。奚□一如何能忍，要趕進去打架，亮軒卻勸住，只見蕙芳、蘭保出來，對奚□一點點頭，道：「尊駕為什麼發氣，到小店來照顧什麼？敢是敝伙計們得罪了。」奚□一聽了，火上添油，圓睜兩眼，大喝道：「你別支起那屁架子，我照顧你？我要帶你到安吉堂吃飯，還要留你過夜呢。」

蕙芳氣得滿面通紅，尚未回答，蘭保已大怒，說道：「這個人真混賬，認也認不得，就鬧起來，敢是個瘋子？」奚□一聽了，搶過來就抓蘭保，蘭保已按住他的手，說道：「你要怎樣？」奚□一也不回言，那隻手又飛過一掌來，蘭保一閃，就將他脅下一扞，奚□一踉踉蹌蹌，直跌出去，奚□一自知要跌，幸記得後頭有張桌子，把左手一扶，腰裡使勁，扭轉身來。因他身子高大，腳下虛浮，往前一撞，兩手支住桌子，不防胯間那個鑲嵌狗腎，卻卻的壓在那花梨桌子角上。這中間止一壓，頭上就像裂了縫的疼起來，兩臂軟了，撲在桌上不動，話也說不出來。蘭保忍不住笑，叫園丁扶他出去。奚□一想要不依他們，無奈陽物已傷，適或再受了磕碰就不好了，嘴裡罵了幾句，也就出來。姬亮軒見奚□一不鬧，自然更不敢鬧，重到了九香樓下，英官收拾了煙槍，奚□一坐了一會，也就不大疼了。心中忿恨，來到外邊，烏大傻躲得不見影兒，奚□一只得上車而回。

到了家，進了房，見菊花捆縐紗包頭，兩太陽帖了兩個小紅膏藥，兩眼水汪汪的靠在枕上。奚□一將花袖給他看了，菊花才有笑容，軟洋洋的坐不起來。奚□一道：「怎麼樣？」菊花道：「今日覺得不舒服。」奚□一摸他的手有些發熱，便笑道：「昨日弄傷了？」菊花笑道：「或者脫衣時冒了風。你出去後忽然就疼起來。」奚□一又開燈吃煙，菊花也吃了幾口。

奚□一越想越氣，心上想個法子要收拾他們，又因有些闊人護著，他自己相與的都是些沒有勢力的，又因出京已近，鬧出事來於功名有礙，只能罷了。菊花一連病了幾日，奚□一的春藥不能發試，心中便悶。

一日，唐和尚送行，約了潘三來，潘三打發人來說：「跌壞了鼻子，要避風，不能來。」奚□一、唐和尚都疑潘三怪了，是托辭的。那日奚□一見了得月，想與他敘敘，無奈唐和尚在前，只得忍住，酒也多喝了幾杯，煙又多吹了幾口，到二更後才回，醉醺醺的。底下那東西甚是作怪，時刻直豎起來，頭上癢癢的，好不難受。看看菊花口裡哼哼唧唧的，身上火炭一般，嘴唇皮結得很厚，鼻子裡熱氣直沖，心裡不忍。但可恨那東西，不知為什麼不肯安靜，便想著英官多時沒有做這事了，又想到：「這個兔子與別人不同，真是屁中之精，近來嫌我不好，勉勉強強的，今日我要收拾這個兔崽子。」酒醉模糊，吃了四粒丸藥，帶了綾帶，到書房叫英官來開上燈，叫他打煙。

英官強頭強腦的打了幾口，便出去。奚□一叫住了，英官靠著門，望著奚□一道：「有什麼事？」奚□一道：「走來！」英官不應，奚□一笑道：「你來，我有樣東西給你看看。」英官方慢慢的走來，道：「看什麼？不是又有了翡翠鐲子了。」奚□一坐起，拉了過來，抱了他。英官冷笑道：「鬧什麼鬼？我又不是得月、卓天香，□了要爛雞巴的，我們好好的傢伙為什麼要裝這個狗雞巴？」奚□一道：「好屁話。」便拽起長衣，扯開褲子，那物脫穎而出，見了英官，怒吡吡的跳突起來。英官一呆，一手攥住了，笑道：「怎麼今日改了樣兒了？想是得了缺了，所以挺胸凸肚，不似候選時那絨頭絨腦的。看將起來，這外官是不可不做的。」奚□一笑道：「放你的屁！你既說我得了缺，我就給你留些別敬，教你吃個腦滿腸肥，省得你又要挑長挑短的說話。」便將綾帶繫上。英官到此便服服帖帖，再不做作，承順了他。二人這一會大鬧，也就少有的。

人說巴英官屁股裡頭像個皮袋，口邊像鐵箍。算他□三歲起，到如今大約著一千人沒有，八百人總有多無少。裡頭長了一層厚膜，就如爐子搪上一層泥一樣，憑你怎樣，他也不疼。奚□一馳騁了一回，頭上忽又疼起來，四面的筋爆漲，如春筍經雷，參參怒長，一股氣往頂上直冒。奚□一不顧死活，一頓亂春。英官見他如此發狂，便把上腦箍的勁使出來，趁奚□一頂得緊緊的，便在他根子邊一箍，箍得那綾帶鬆了一線。奚□一提不起來，覺內中一陣陣的如熱油炸他那龜頭，好不有趣，炸得他又癢又麻，便死力往裡頂。再不料上頭竹篾篷日久糟朽，豁喇一聲，塌將下來。這半篷灰土，已有兩擔。奚□一吃其驚，恐被壓了，便使勁一拔，兩人都「啊啣」一聲，一同滾倒在地，發昏去了。

眾家人聽見這一響。連忙過來看時，見篷塌了半邊，並未壓人，不知主人與英官何故躺倒。忙將燈照時，見奚□一的陽物血淋淋的只有半截，再看英官的屁股，也是血淋淋的，髒頭拖出三四寸。眾人個個失色，便大驚小怪亂鬧起來，忙報與菊花知道。菊花聽了，急得一身透汗，也顧不得病，穿上衣裳，著了褲子，襪子也穿不及，趿上鞋，把衣衿掩好，只扣了外面鈕子，直跌直晃的出來。姬亮軒也睡了，聽得鬧便也趕出來，穿上襪子，披上長衣，竟忘記穿褲子，慌慌張張趕到書房裡，正與菊花撞個滿懷，也不及

迴避，亂嘈嘈的鬧在一塊。菊花見奚□一如此光景，便哭起來。亮軒心慌，便仔細看了奚□一尚有點氣，便說：「不妨，姨奶奶且慢哭，我想老爺這個頭原是接上的，如今脫了下來，不過是一時疼痛發暈，不如還請那個醫生來商量。」菊花不得主意，一面去請醫生，一面扶起奚□一，放在炕上。見奚□一面色如紙灰，鼻間只有一絲氣了，菊花好不傷心，口對口的與他接氣。奚□一漸漸甦醒，把眼一睜，見了菊花落淚滿面，心裡甚是慚愧。忽又一疼，重又咬緊牙關，重複暈去，好一會才轉來，歎了一口氣，菊花心如刀割一般。

那個醫生還不見來，這邊亮軒看見英官這個模樣，也□分心疼，便細細的照料他一會，叫人燒了一盆熱水，拿塊布泡熱了，與他揉，揉了一會，英官也醒轉來。亮軒把蠟燈放在旁邊，揉了一會，恐怕水濺了袍子，便將前襟提起些。此時心裡痛苦，再想不起自己沒有穿褲子。菊花坐在炕上，亮軒蹲在地下，卻是對面，中間放了一個蠟燈。菊花一手摸著奚□一心坎，回頭看他服事英官。只見亮軒兩腿中間垂著一根肉柱，頭銳根粗，倒有四寸來長，好個怪樣。亮軒身子微動，那物也擺來擺去。菊花看了，心中一動，便扭轉了頭，又不好意思說他。但門外還有些人，若被他們看見了，也是不便。又看了兩眼，心中突突的亂跳，只得說道：「姬師爺，你把巴英官的褲子替他穿上罷。」亮軒聽了，便與英官扯上褲子，繫好了，見自己衣裡露出個膝蓋來，才記得沒有穿褲子，連忙站起，走了出去。這邊春蘭與老婆子將英官扶出，放在他自己炕上去了。

少頃醫生來，亮軒又同進來。那醫生先將燈照一照，然後診了脈，菊花遠遠的坐著。那醫生道：「今番難治了，這個除非神仙才能。」菊花求道：「先生，你行個方便，醫好了我們老爺，你要多少謝儀，我一毫也不少你的。」那醫生道：「奶奶，醫生有割股之心，最肯行方便的，倒是奶奶你不肯行方便。他本是個殘疾，修治好了，也只得隨意用用，那裡可以當得銅燒鐵鑄的用法？你不見春米的鐵杵，幾年還要換一回呢。」菊花漲紅了臉，罵道：「呸！嚼你的舌頭，這關我什麼事來。他方才□屁股□斷的，還有一個髒頭子拖長三四寸的在那裡呢。你也不問問緣故，一嘴的屁話混糟蹋人。」

那醫生自知話說錯了，便陪笑道：「奶奶不要生氣，是我不是。我也急了，說話所以沒有留心。如今盡我的心，謝儀不謝儀，我倒也不計論。但要說明，我只能救他這條命，不能再接那條卵子。」亮軒道：「先生說話文氣些，奶奶在這裡。」那醫生道：「我這行業就不文氣，說話焉能文氣？天天的把那卵放在手裡盤弄，覺得這個字順口得很，沒有忌諱了。」便又說道：「殺只雞來，要一塊活雞皮。」菊花即叫人割了一塊活雞皮來。那陽善修拿些藥和雞皮搗爛了，與他洗淨了血，敷上了藥。也與從前一樣的治法，留了一服藥煎了與他吃，明日再來看罷。亮軒又同他去看英官，陽善修也與他幾味藥吃了，說道：「這個不要緊，明日就縮進去的。」陽善修去了，菊花就在書房中睡，陪了奚□一。這一唬，倒把個菊花的病唬好了。叫家人把頂篷支好，掃去了灰土。

奚□一上了藥，便止了痛。明日陽善修復來。過了□餘日，傷痕平復。陽善修說道：「從此你要戒淫才好，若再把根子弄散了，那就有性命之憂，不如吃兩劑寒藥，斷了性罷。」奚□一無奈，與菊花商量，菊花也只得由他。遂聽了陽善修，吃了□劑涼藥，從此春蠶如死，再不起性了。又謝了陽善修五□兩。

菊花便守了活寡。不知果然是真守，還是假守，這也不能查他。外面確做出那從良極正派的樣子來，以博虛名。菊花恨極英官，等他髒頭好了，痛打了一頓，攆他出去。姬亮軒館地要緊，也只可忍心割愛。

英官攆出之後，便到卓天香輔裡去做了伙計。人愛他腦袋好，這個卯字號，倒也生意興隆。雖然英官髒頭上去些，但屁股裡已經受了傷，竟成了內外痔。後又廣與人交，不到一年之功，竟是眾毒齊發，把個巴英官活活爛死，豈不是件大奇事！這也是他的惡報了。

奚□一病好之後，帶了菊花赴任，潘三打發伙計同去討賬。

唐和尚倒□分惆悵，又請了幾天，臨行與得月送出城外，倒算個全始全終的交情了。潘三因臉上有病，不好見風，這月內總不出門。

卻說潘三臉上害什麼病呢？也有個緣故。潘三今年五□歲，若他的元配在這裡，倒也五□三歲，已別過了□餘年。潘三四□歲上又娶了一房，是山西人，姓石，其父在京裡開個油鹽醬醋的小舖子，發了些財，開了個小小帳局。這個石氏頗有幾分姿色，潘三看中了，娶他已有□年。石氏才二□八歲，情性風騷。起初與潘三尚稱恩愛，後來見潘三心不足，鬼頭鬼腦，瞞著他外面偷雞盜狗，因此從醋裡生出恨，恨裡生出厭來。潘三愛他生得好看，便從愛裡生出順，順裡生出怕來。一邊越軟，一邊越硬，日久相沿，潘三成了箴，石氏成了鐵。石氏非但不許潘三在外胡鬧，連晚上與他雲雨的事，也要潘三求他半天，甚至叩頭哀告，才許他上身。若遇石氏興濃，潘三已經興盡，便把潘三身上掐得稀爛，這老屁股上兩邊劈劈拍拍，要打個手酸。這潘三不以為苦，反以為樂。

敘起他們一件閒事來。今年六月初六，唐和尚生日，請潘三、奚□一在廟裡吃麵，又備了兩桌送與白菊花、石氏。石氏處是打發得月送去。這石氏見了得月那個模樣，中心甚是愛他，給了他許多東西，便要他做乾兒子。得月豈有不肯，便拜了乾娘，以後常常叫他來走動。得月若來，必陪著石氏吃飯，或時抹牌頑耍。又知道潘三愛男風，必想得月，不許他進來窺探，潘三竟不敢進來，只好暗地垂涎。一日活該鬧出事來。

得月來看乾娘，那日天氣很熱，見石氏在房中將蓆子鋪在地上，穿件沒有領子的白羅布短袖汗衫，卻也大鑲大滾，只齊到腰間，穿條桃紅紗褲，四寸金蓮，甚是伶俐，兩鬢茉莉花如雪，胸前映出個紅紗兜肚，眉目澄清，肌膚白膩，實足動人。叫得月也在席上坐了，又叫小丫鬟拿了水果兒、冰梅湯、西瓜等類放在一邊，叫小丫鬟走開了，兩人將牙牌在蓆子上又抹起來。石氏盤腿不慣，兩腳踏地，像個半蹲半坐的樣兒。得月一面抹牌，兩眼望著石氏褲襠迸得緊緊的，中間一縫微凹，見烏影的濕了一塊。又見石氏眉歡眼笑，不覺心中大動，那物直豎起來。得月臉紅紅的，不好意思，把腿壓住了，心裡想道：「這麼一道好菜放在嘴邊，不嚐一嚐，真是個呆子。」到發牌時，故意把牌一彈，彈到石氏的凹處。石氏一笑，把腿一動，得月伸過手來拿牌，就把指頭一戳，石氏便格格笑起来，罵道：「小驢廝子，你倒會調戲你的娘。」便過來雙手摟住了得月，親了個嘴，要他送進舌尖，即摸他那個東西，倒也偉然，炙手火熱。即忙關了門，兩人脫得精光。得月見那石氏身上肥不顯肉，滑膩如酥，就在蓆子上頑起來。一個是新硯初試，一個是積悶才消，你貪我愛，各到嬌汗霏霏，筋酥骨軟，方才雲收雨散。自此更加親愛，不消說三天一小敘，五天一大敘，大約已下了佛種了。

潘其觀馱了個小小石碑，尚不知覺，一心倒想頑那得月。後來也些疑心，看出石氏待得月的情景。過了兩月，心生一計。一日，候著得月進來，半路截留，邀他到一間書房內，開了一個燈，與他吃煙。潘三睡在得月後頭，摸摸索索，得月不肯。潘三道：「你若不依我，我便不許你進來。你們娘兒兩個做的事，當我不知道麼？我不過不肯丟你們的臉。你若不依我，我以後見你進來，我就打你。」那得月雖□七歲了，尚是膽小面嫩，被潘三說破，便臉紅起來，不得主意，且他那個後門原與大路一樣，什麼要緊，只得說道：「倒不是我肯，只怕乾娘知道了，倒要不依你。」潘三道：「不妨，如今諒他也心虛，不敢與我鬧了。」得月想著石氏，只得依了潘三。潘三樂極，便關了門，下了卷窗。得月坐在身上，鬥了一筭，一拍就合，大頑起來。

石氏那日約定得月早飯後來的，等了好一會，還不見來，心裡也恐潘三半路打劫。他悄悄的到書房來，見關上門，更加疑心。聽了一聽，覺兩人切切促促的私語，聽不明白，便輕輕的走到窗下來。見又下了卷窗，便將舌尖舔破了紙一望，見潘三抱著得月坐在身上，兩臉相偎，索索的動。一看心中大怒，想要罵起來，又想道：「不如在門口候這老兔子出來，打他幾下，方泄此恨。」主意定了，便拿張凳子，門邊一坐。只聽得得月說道：「放我去罷，恐乾娘等我心煩，是要罵我。」又聽得潘三啞他的嘴，響了兩三響，石氏更氣得不可開交。忽見門一開，得月走了出來，一見石氏，滿臉即漲得通紅，站住了腳。

石氏怒容滿面，狠狠的瞅了他一眼。潘三一腳踏出來，石氏站起，一把將鬍子揪牢。潘三魂不附體，低了頭，一動也不敢動。

石氏罵道：「你這不要臉的老忘八、老兔子，自己的屁股被人□出蟲來，才花了錢請人挖乾淨了，你如今又想□，你何不彎轉你的廝子來，□你自己的？他是我的乾兒子，你膽包了身，你敢頑他？」便使勁一個嘴巴，潘三「啊啞」一聲，血流滿面，也顧不得

鬍子，死命的掙脫了，鬍子已擣去了半邊。石氏怒氣未息，把得月光頭上鑿了幾個栗暴，臉上擰了兩把。得月戰戰兢兢，雙膝跪下求饒，石氏又可憐他，擰了他的耳朵，同了進去。

且說潘三被石氏這一掌，如何就打得這般利害，滿面流血呢？原來石氏帶了兩個銀指甲，一抓戳在潘三鼻子上，因用力太猛，將那銀指甲打斷，既薄且尖，竟將潘三的鼻子尖刮斷，故此流得滿面的血。潘三痛不可忍，忙忙跑出，就請了與奚□一修腎的那個陽善修醫治，也與他配了個假鼻子。潘三因在家不能醫治，又怕他女人再打，竟不敢回家，就在城裡他的那個靴鋪內住著，日日請那陽善修進城與他診視，服藥兩月有餘，方見大好。從此各處傳說，又有人贈他個美名，叫做抓三爺，又叫大眼三兒。奚□一斷腎那幾天，正是潘三抓鼻那幾天，因此不能與奚□一送行，倒也不見怪他。不知為何，他們兩人總是同病相憐的，那個爛雞巴，這個便害腎風，那個接狗腎，這個便掏糞門，那個斷龜頭，這個又抓鼻子，你說奇不奇，誰也想不出這個理來。只便宜了得月這個小禿斯，害了兩人做了殘疾，他倒好端端的又拜了一個好乾娘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